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参考资料

馬克思主义的產生

說 明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能够作出他們的理論，創立馬克思主义的問題，历来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兩種根本对立的解釋。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都从反動的唯心史觀出發，把馬克思主义說成是思想的产物；刘少奇一類騙子賣力鼓吹唯心論的先驗論，胡說馬克思主义是什么“天才”的产物；其罪惡目的都在于肆意詆毀馬克思主义，妄圖用修正主义来代替馬克思主义。偉大領袖毛主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針鋒相对地駁斥了新老修正主义者和刘少奇一類騙子的无耻謊言和捏造，明確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們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这就科学地闡明了馬克思主义的創立是馬克思、恩格斯直接参加了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实践的結果。

为了深刻領会毛主席的这一科学論断，正確理解馬克思主义的产生，批判新老修正主义者和刘少奇一類騙子歪曲馬克思主义产生的各种反動謬論，我們选編了这份資料。資料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无产阶级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關於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偉大历史意义的論述。革命導師關於这一問題的整篇文章，如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發展》、《卡尔·馬克思》、《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列宁的《卡尔·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

組成部分》、《馬克思學說的历史命运》、毛主席的《實踐論》、《改造我們的學習》等，因為篇幅限制，加之多數都有單行本，所以沒有整篇收入，學習時應首先閱讀這些重要論著；第二部分是無產階級革命家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初期革命實踐活動的論述和回憶；第三部分附錄是一般作家關於馬克思、恩格斯初期革命實踐活動的一些資料。

由於我們的水平和時間的限制，這份資料無論內容或體例都很不完善，請提出意見，以便修改。

毛主席語錄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嗎？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項实践中来。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們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目 录

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論馬克思主义的产生

- 一、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1
- 二、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轉变为共产主义者…………… 4
- 三、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实验的实践中，批判地繼承人類优秀文化成果，創立了馬克思主义学說…………… 19
- 四、馬克思恩格斯在同資产階級、小資产階級思想进行斗争中，創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論…………… 29
- 五、馬克思主义产生的偉大历史意义…………… 41

无产階級革命家关于馬克思恩格斯初期革命实践活动的論述和回忆

- 一、馬克思恩格斯是偉大的无产階級革命活動家… 46
- 二、馬克思恩格斯積極参加工人运动，是无产階級的革命導師…………… 50
- 三、馬克思恩格斯積極从事办報和撰稿工作，揭露抨擊反動政治，闡述馬克思主义观点，教育无产階級…………… 53
- 四、馬克思恩格斯为建立革命的无产階級政党而斗争…………… 55

附录：关于馬克思恩格斯初期革命实践活动的資料

- 一、馬克思恩格斯經常深入工人群众中，是无产阶級的朋友和導師……………61
- 二、馬克思恩格斯通过办報和撰稿工作开展革命斗争……………64
- 三、馬克思恩格斯積極参加社会主义和英国宪章运动……………70
- 四、馬克思恩格斯为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无产阶级政党的雛型而斗争……………74
- 五、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加了歐洲1848年革命……………80
- 六、馬克思恩格斯在同資产阶級、小資产阶級思想斗争中，形成和發展了馬克思主义，并且团结和培养了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88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 毛主席論馬克思主義的產生

一、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歷史條件

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決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 原則為根據的。

這些原理不過是現存的階級鬥爭、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係的一般表現。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4頁。

1831年在里昂發生了第一次工人起義；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國性的工人運動，即英國憲章派運動，達到了自己的最高點。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階級鬥爭一方面隨着大工業發展，另一方面隨着資產階級新近取得的政治統治的發展，在歐洲最發達的國家的歷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事實日益令人信服地證明，資產階級經濟學關於資本和勞動的利益一致、關於自由競爭必將帶來普遍協調和全民幸福的學說完全是撒謊。……

新的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全部歷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結果發現：以往的全部歷史，除原始狀態外，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些互相鬥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係

和交換關係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係的產物；因而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由法律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點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歸根到底都是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的……。現在，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後的避難所中，從歷史觀中被驅逐出來了，唯物主義歷史觀被提出來了，……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22—423頁。

現在大家幾乎都承認，現存的社會制度是由現在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創立的。資產階級所固有的生產方式（從馬克思以來稱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權、等級特權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縛不相容的；資產階級摧毀了封建制度，並且在它的廢墟上建立了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建立了自由競爭、自由遷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國，以及資產階級的一切美妙東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現在可以自由發展了。自從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舊的工場手工業變成大工業以後，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造成的生產力，就以前所未聞的速度和前所未聞的規模發展起來了。但是，正如從前工場手工業以及在它影響下進一步發展了的手工業同封建的行會桎梏發生衝突一樣，大工業得到比較充分的發展時就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用來限制它的框框發生衝突了。新的生產力已經超過了這種生產力的資產階級利用形式；生產力和生產方式之間的這種衝突，並不是象人的原罪和神的正義的衝突那樣產生於人的頭腦中，而是實際地、客觀地、在我們之外、甚至不依賴於引起這種衝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動而存在着。現代社會主義不過是這種實際衝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頭

腦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階級即工人階級的頭腦中的觀念的反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5—426頁。

在很長的历史時期內，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則由于生产規模的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人們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發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認識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隨巨大生产力一大工業而出現近代无产階級的時候，这就是馬克思主义的科学。

毛主席：《实践論》，《毛泽东选集》第260頁。

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預先認識資本主义社会的規律，因为資本主义还未出現，还无这种实践。馬克思主义只能是資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毛主席：《实践論》，《毛泽东选集》第263—264頁

无产階級对于資本主义社会的認識，在其实践的初期一破坏机器和自發斗争时期，他們还只在感性認識的阶段，只認識資本主义各个現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這時，他們还是一个所謂“自在的階級”。但是到了他們实践的第二个時期——有意識有組織的經濟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長期斗争的經驗，經過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經驗總結起来，产生了馬克思主义的理論，用以教育无产階級，这样就使无产階級理解了資本主义社会的

本質，理解了社會階級的剝削關係，理解了無產階級的历史任務，這時他們就變成了一個“自為的階級”。

毛主席：《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265頁。

由於歐洲許多國家的社會經濟情況進到了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階段，生產力、階級鬥爭和科學均發展到了历史上未有過的水平，工業無產階級成為历史發展的最偉大的動力，因而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

毛主席：《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275頁。

二、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實踐中，從革命 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

我學的专业本來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學和历史之次當做輔助學科來研究。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主編，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關於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的討論，當時的萊茵省總督馮·沙培爾先生就摩塞爾農民狀況同《萊茵報》展開的官方論戰，最後，關於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辯論，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進”願望大大超過實際知識的時候，在《萊茵報》上可以聽到德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帶着微弱哲學色彩的迴聲。我曾表示反對這種肤淺言論，但是同時在和《奧格斯堡總匯報》的一次爭論中坦率承認，我以往的研究還不容許我對法蘭西思潮的內容本身妄加評判。我倒非常樂意利用《萊

茵報》發行人以為把報紙的態度放溫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經落在該報头上的死刑判決撤銷的幻想，以便從社會舞台退回書房。

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性的分析，這部著作的導言曾發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鑒》上。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係正象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這種物質的生活關係的總和，黑格爾按照十八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稱之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我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後來因基佐先生下令驅逐移居布魯塞爾，在那里繼續進行研究。……

自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經濟學範疇的天才大綱（在《德法年鑒》上）發表以後，我同他不斷通訊交換意見，他從另一條道路（參看他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得出同我一樣的結果，當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魯塞爾時，我們決定共同鑽研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思想體系的見解之間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1—84頁。

第一個給社會主義，因而也給現代整個工人運動提供了科學基礎的人——卡爾·馬克思，於1818年生在特利爾。起初他在波恩和柏林研究法學，但不久就專門致力於研究歷史和哲學，並且在1842年已經準備當哲學副教授講授哲學了，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死後所發生的政治運動，却使

他終生轉到了另一個方向。在他的參加下，萊茵省自由資產階級領袖康普豪森先生和漢澤曼先生等人，在科倫創辦了《萊茵報》，由於馬克思對萊茵省議會辯論的批評引起了極大的注意，1842年秋他被聘為該報的主筆。《萊茵報》的出版當然是經過檢查的，但檢查機關對它也沒有辦法。《萊茵報》差不多總是能登載必要的文章；先是給檢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讓他去刪除，一直到他自行讓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報紙的威脅下不得不讓步為止。如果再有十種象《萊茵報》那樣有勇氣的報紙，而出版人又不惜額外花上几百塔勒排版費的話，那末德國的書報檢查早在1843年就無法進行了。可是德國的報館老板都是些卑微胆怯的庸人，所以《萊茵報》是孤軍作戰。它把檢查官一个个都弄得一籌莫展。最後，對它規定了双重檢查，在它受過第一次檢查之後，行政區長官還要最後檢查一次。但是這樣也無濟於事。1843年初，政府聲稱對這個報紙無可奈何，就干脆把它封閉了。

馬克思（這時他已經同後來的反動大臣馮·威斯特華倫的妹妹結婚）遷到了巴黎，在那里和阿·盧格一起開始出版《德法年鑒》，他在該刊物上以《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為開端，陸續寫了一系列關於社會主義的文章。後來他和恩格斯共同出版了《神聖家族。駁布魯諾·鮑威爾及其伙伴》一書，這是針對當時德國哲學唯心主義的最後一種表現形式所作的諷刺性的批判。

馬克思除了研究政治經濟學和法國大革命史而外，還總是騰出時間利用適當機會抨擊普魯士政府；普魯士政府對他進行了報復，1845年春天，它指使基佐內閣下令把馬克思驅逐出法國。亞歷山大·馮、洪堡先生大概在這件事情上扮演了中間人的角色。馬克思移居布魯塞爾，並於1847年和

1848年在那里用法文先后發表了《哲学的貧困》一书，即对蒲魯东的《貧困的哲学》一书的批判，以及《關於自由貿易的演說》。同時，他在布魯塞爾創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从而开始了实际的鼓動工作。1847年他和他的政治上的朋友加入已存在多年的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实际的鼓動工作对于他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同盟的全部組織这时已根本改造了；这个先前多少是密謀性的团体，現在变成了一个平常的、只是不得已才是秘密的共产主义宣傳組織，变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組織。凡是有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地方，就有这个同盟存在；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几乎所有的工人协会的領導成員，以及德国很多工人协会的領導成員，都加入了同盟，同盟在初生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尽的力量很大。同時我們的同盟第一个強調指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并且在实际上証明了这点，——它的成員中有英国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波蘭人和其他国籍的人，并且还举行了（特別在伦敦）許多国际工人會議。

在1847年召开的兩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进行了改組。第二次大会决定委托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起草一篇宣言，把党的基本原則規定下来并公布于世。《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它第一次發表在1848年二月革命前不久，后来被譯成歐洲几乎所有的文字。

恩格斯：《卡尔·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36頁。

因为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業，参加賴有他才第一次意識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識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現代无

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食暴利的商业行为太可憎，巴门太可憎，浪费时间太可憎，不独做资产者，而且做工厂主，即做主动地向无产阶级进攻的资产者，特别可憎。我对于这种可憎的情形本已淡忘，自到父亲的工厂几天后，它又活现在我的眼前了。我自然也有打算，混迹商业中，只以自认适当为限，然后写一点违警的东西，以便能堂堂皇皇被驱逐出境，不过就是遷延到那时，我也挨不下去。如果不是为着每天必须从英国的社会中抽出最可憎的历史加入我的著作，相信自己已经遲鈍了，可是这种工作至少使我的愤怒保持在沸腾之中。一个身为共产主义的人，如果不写作，还可因外面环境的关系，做资产者和盘剥重利的畜生，但要做广大的共产主义宣传，同时又要经营工商业，那真办不到。够了，复活节我离开这里。在一个彻底基督教的，普鲁士式的家庭中，过着这种昏昏欲睡的生活——我再也忍受不了。长此以往，我可能变成

一个德国式的庸人，并将这种庸俗气帶到共产主义中来。

恩格斯：《致在巴黎的馬克思》（巴門1845年1月20日），《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16頁。

工人們！

我献給你們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我想把你們的狀況，你們的苦难和斗争，你們的希望和要求的真实情况描繪給我的德国同胞們。我曾經在你們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長的时期，对你們的狀況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認真地研究过你們的狀況，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滿足。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这个题目有關的抽象的知識，我願意在你們的住宅中看到你們，观察你們的日常生活，同你們談談你們的狀況和你們的疾苦，亲眼看看你們为反抗你們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統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動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紅葡萄酒和香檳酒，把自己的空闲時間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驕傲。高兴的是这样一来我在获得实际生活知識的过程中有成效地度过了許多時間，否則这些時間也只是在客厅里的閑談和討厭的礼节中消磨掉；驕傲的是这样一来我有机会为这个受压迫受誹謗的阶级做一件應該做的事情……还值得驕傲的是这样一来我就能保護英国人民，使他們不致日益受人鄙視。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273頁。

我和本地的工人們曾經多次碰頭，這就是說，和聖·安東尼郊外的傢俱匠人的頭腦多次碰頭。此業匠人以自己特有的形態組織起來。除掉他們——經過和威特林派裁縫們的一種大鬥爭——十分紛亂的聯合史外，這些人，就是說，他們中間約有十二至二十人每星期集會一次，向來是討論問題的；但缺乏材料——絕不能有別的樣子——亞威伯克必須對他們講德國的歷史——從遠古起——講一種極度紛亂的國民經濟學——講人道主義的“德法年鑒”。在這期間，我參加了。我已兩次和他們取得聯絡，講法國革命以來的德國狀況，並從經濟的狀況出發。他們將這些星期集會所學得的東西，於星期日在城門口的集會中傳播出去。

恩格斯：《致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

（巴黎1846年9月16日委員會書信第二號），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38頁。

我在曼徹斯特時異常清晰地觀察到，迄今為止在歷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至少在現代世界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這些經濟事實形成了現代階級對立所產生的基礎；這些階級對立，在它們因大工業而得到充分發展的國家里，因而特別是在英國，又是政黨形成的基礎，黨派鬥爭的基礎，因而也是全部政治歷史的基礎。馬克思不僅得出同樣的看法，並且在《德法年鑒》（1844年）里已經把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決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因而應該從經濟關係及其發展中來解釋政治及其歷史，而不是相反。當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訪馬克思時，我們的一切理論領域中都顯出意見完全一致，從此就開始了我們共同的工作。當

我們1845年春天在布魯塞爾再次會見時，馬克思已經從上述基本原理出發大致完成了發揮他的唯物主義歷史理論的工作，於是我們就着手在各個極為不同的方面詳細制定這些新觀點了。

.....

我們決不想把新的科學成就寫成厚厚的書，只向“學術”界吐露。正相反，我們兩人已經深入到政治運動中；我們已經在知識分子中間，特別在德國西部的知識分子中間獲得一些人的擁護，並且同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建立了廣泛的聯繫。我們有義務科學地論證我們的觀點，但是，對我們來說同樣重要的是：使歐洲無產階級，首先是使德國無產階級相信我們的信念是正確的。我們明確了這一點以後，就立即着手工作了。我們在布魯塞爾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協會，取得了《德意志——布魯塞爾報》，該報一直到二月革命始終是我們的機關報。我們通過朱利安·哈尼同英國憲章派中的革命部分保持着聯繫，哈尼是憲章運動中央機關報《北極星報》的編輯，我是該報的撰稿人。我們也和布魯塞爾的民主黨人（馬克思是民主協會副主席），以及《改革報》（我向該報提供關於英國和德國運動的報道）方面的法國社會民主黨人結成了某種聯盟關係。總之，我們同激進派的和無產階級的組織和刊物的聯繫是再好也沒有了。

恩格斯：《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92—193頁。

我們同正義者同盟的關係有如下述。存在這樣一個同盟，我們當然是知道的；1843年沙佩爾建議我加入同盟，當時我自然拒絕了這個建議。但是，我們不僅同倫敦的盟員經